靖獻編 亨

閲掌令所録

公之從弟參判公嘗欲奏雪辛壬之冤而未詳事實公乃録如左如奏劄勿記以與之常目而習熟焉

此獄之至冤關係之至重實 殿下之所洞燭而特回頃日筵臣有以此輩已自己亥以前有所謀議其跡終涉可疑而言者故遂有事關 皇兄者誅之無赦之 教矣然所謂己亥以前云者元非其時罪人招辭也特虎龍變書中有其來已久之語而已今若以虎龍之言為可信則無復可言而旣以虎龍為誣告則又據虎龍之言以被告者謂之逆已不成説况向來 筵教屢有以予為逆魁置予於逆案之 教

則几爲 殿下臣子者何敢置疑信之心而持難於
反案之際乎且己亥前己亥後元有不必分者盖
肅廟聖疾積歲彌留而 景廟疾患又無嗣續之望
則他日 宗社之托捨 殿下其誰然則 殿下處
潛邸而便已有王子之責小大臣民歸向於 殿下
必欲扶護而全安之者又不可以尋常諸王子比論
也丁酉獨對時自 上非有金寒玦離之意在下者
初無撫床惜座之語而甲戌以後自托於深長慮者
乘機群起脅持上下 殿下一身已凜然在羿彀之
中而一隊人則精神意思已在於坦一隊人則精神

意思又在於壞圻夫以 肅廟宏遠之謨豈不照燭
於此等情形而深軫異日之憂哉此所以有 遺教
之托而使 殿下終受天位者也 殿下於當時雖
在潛邸苟可以容運神籌避免危機則何可拘〻於
平時謹勅之常規而不思所以斡旋通變之道哉彼
數三措大雖在韋布皆是世祿遺裔自有休戚之義
苟知事勢之如此則又何可以容托於 王子爲嬪
而不任調護之責哉夫 景廟有螽斯之望 王室
又多懿親又無埋壞之睥睨而此輩乃欲自結於
潛邸則固爲有罪而其時事勢不得不爲凶逆輩敵

對相機彌縫必欲扶護 聖躬而已則是於國家忠
乎逆乎以此觀之己亥前後寧有可論者耶
大抵此輩適遇深知事機之如此故庚子以後周旋於
建 儲一事者其力甚多臺疏之還上大策之早決
皆此輩功也大臣諸臣爲國之忠何渠不及於此輩
而只漠然於如許事機故務持慎重至欲遲待三年
之畢當是時若無此輩則四大臣雖忠必不能辨得
建 儲事矣苟於未及建 儲之際一鏡之疏入而
朝著遽變虎龍之告上而誣獄大張則 殿下其可
一日得全乎如是而至於甲辰 大喪則 三宗血

脉更有何人而國之存亡未可知也今日爲 殿下
臣子者孰不陰受此輩之厚賜而反欲援拾㡿龍之
言下石於旣擠之井則豈不爲背恩忘德之歸乎此
輩旣已爲 殿下死矣 殿下又洞燭其冤而撓奪
於撗議至有事関 皇兄之教其於 聖德亦豈不
大段未安乎若使此輩外雖爲 殿下致力實則謀
害 景廟事段有所發露則功不可掩罪而誅之無
赦可也而此輩之無此罪犯亦有明白可知者夫㡿
龍變書有三手之目所謂大急手者孟浪虛無之是
可下而必以白望謂之刺客者尤出罔測之凶計至

引鄭徠重詩句語以證白望之爲釰客而徠重此詩乃其少時作詞場諸人多許其佳作故以此徠重頗有詩名與徠重相識者無不聞此詩矣今乃以此謂之贈白望詩豈非萬〻虛罔乎所謂平地手者不過凶逆輩因獨對事而做出廢立之說私相唱和而已元非真有疑似之跡故其時按獄者於此事不曾大段究竟而止焉則其爲萬〻虛罔亦可知矣所謂小急手者結宦妾行毒藥最似暗昧難明而苟有一毫近似之跡則師龍以自初參涉之人豈不知何樣藥入送於何等人而乃泛稱張姓譯官金姓宮人而終

未嘗得其人耶此又萬〻虛罔矣三手都歸虛罔則
所謂事関　景廟者是何事耶且三手之虛名亦有
一言可明者苟有是事則辛丑冬朝著旣變鏡㑹用
事之初何不卽日發告而必待冊封使行之還遲徊
觀望於四五朔之間及聞先来竣事之報然後始爲
發告耶蓋其計使行若敗歸則與㑹烈輩矯作一張
備忘廢　世弟而黜之使行若成事則粧出變告大
張誣獄以爲節次上及之計也以此觀之則使事若
敗將無告變一事矣此其計果在於金澤龍輩耶三
手之初無其事而精神之專在　殿下據此可知也

旣無三手則更有何事係関扵　景廟耶
其時多有承服者故一邊人頗以此執言而其所謂
承服卒多可怪全澤龍則才稱問目內辭緣一一遲
晩而旋稱物故張世相亦才稱承服旋稱物故李天
紀則初無承服又稱結案拒逆又稱物故白望則初
無承服之說而及其物故之後乃謂之贓物現捉此
四人並爲戮屍矣古今安有問目內辭緣一一遲晩
之承服乎即刻殞命之人又安有承服不承服之可
論乎不結案不承服而至扵戮屍安有如此之法乎
扵此數事可知其白地粧撰矣承服之不足信已如

此且聞徐德修引出獄門將欲結縛載車則德修始大驚曰羅將輩謂我以放釋歸家故信之出來矣今乃欲殺我耶吾無承服之事何爲殺我耶百般發惡而終不得免德修之親屬奴僕多叅聽而至今憤冤蓋澤龍天紀則虎龍指以爲謀主者而世相白望則潛邸宮屬德修則處地尤親必謀主承服然後其事始實親近者苟承服然後可以節次推上故於此數人尤爲之鍛鍊粧撰至於如此其心之專在於謀害

聖躬者豈不灼然乎至金盛節則其子受人陰嗾而密誘盛節使之承服而如此如此爲言則可以得生

云爾則盛節果一依其言而爲之則謂之承服而即捧結案其子以其父由渠而死其父未戮之前先自縊於南山松樹其一家諸人至今傳說云德修盛節係是私家所傳未必準信而乙巳禁府書吏李尚俊招辭以爲李宗恒沈櫓之承服皆於既死之後勒捧結案之狀渠所目見云渠所不見之時又安知不如此乎所謂承服之不足信據此尤可知矣苟以公心依法治獄安有如此之事乎當時按獄者之用心設計自然綻露矣設令一一承服鑿鑿皆合若其一副當真是非則自存文案之外自古論誣獄者不以罪

因承服與否而有所疑眩故先正臣李珥論乙巳之
獄亦捨置武定寶鑑而真請一併伸雪矣今既知此
獄之作専在於謀害 聖躬則許多罪囚中雖或一
二亂言者豈可以此疑乱而不爲之痛雪哉今之議
者必欲以此獄爲非誣者是傳法於鏡帝者也固無
可論而雖知其爲誣獄者猶以爲此輩出位而規功
利聚銀而結宦妾其跡陰秘不祥雖被惡名皆所自
取未足可惜向来請伸之際亦或謂之行已無狀至
目之以不逞矣其所謂不逞亦不過不靖矣意而無
狀與不靖皆非今日之所當言矣夫勢有緩急事有

經權當倫烈鏡儒內外糾結之際情跡同於鬼蜮事變係於呼吸彼數三猜大以閭巷賤士乃欲探得罔測之事跡於宮情禁密之地則此豈繩趍矩步所可為哉宋之趙如愚宗戚大臣而尙不能無賴於韓侂胄閔禮之類則此輩之結宦妾豈足為罪事之大體是為 宗社則謂之忠可矣其間細曲折得失奇正都不須問也先臣初亦以此輩為不靖每以為逞名則至究而終不無促禍之罪其後益知當時事機極其危迫 儲位之平定 宗社之全安多賴此輩之力且其事關係至重今若抑此輩一分則便見增賊

氣十倍此獄之反不反實係 國家存亡癸丑春所
進劄中備言 殿下之不當自嫌誣獄之不可不雪
矣今既欲伸其冤而輒先擧其行已處事之末節以
示汚穢斥絶之色畢竟被之以事閱 景廟之目而
猶不登時力救禀處之 命令已幾日而一向泄泄
臣實慨然也
虎龍當初上變之日 殿下在東宮引接宮僚諭以
其下兩段爲予惡名之意至欲辭位出閣其時廷臣
苟有臣事 殿下之心則必將先討虎龍誣害 儲
君之罪而乃於 殿下辭位之教則聽而不聞於虎

龍所告則星火逮捕俄而白望從獄中上變告以泰
耉一鏡輩謀害 東宮之狀則時輩歸之於白望死
中救生之計耉鏡暫時待命旋復按獄如故同是告
變也而乕龍所告則何以知其必實而不問誣及
儲君之罪汲汲設鞫白望所告則何以知其必出於
死中求生之計而全不聽利被其所告者乃晏然仍
按其獄耶其表裡和應必欲謀害 聖躬者已灼然
可見矣獄事既張錫恒忽請事係 東宮者勿書獄
案出之擧措傳之四方至於諸罪人結案招辭則以
乕龍所告爲問目仍以問目作結案而結案辭語非

挾匕則曰行藥也於是而陰挾坦垓之徒交煽凶言
罔有紀極而一鏡交文又極憯中外聽聞不勝其驚
惑殿下罔極之誣自歸於黯黮難洗之地及至乙
巳殿下遂誅討庰鏡以逆論斷其時辛壬用事之
徒充滿朝廷而無一人敢以爲不可至有自謂
不即請討萬剮難贖者仍又悉反獄案削勳罷科故
國人始知其獄本出鏡庰輩謀害聖躬之計而三
手之目自然脫空矣及至丁未其黨又得志則於鏡
庰雖不敢直請伸理而乃力請獄案之復反科名之
還存自此三手之名依然自在國人將信將疑莫測

其端戊申之亂中國靡然雖威靈所曁不日勦平而
至今凶言之交煽愈往愈甚變怪之層生日而益甚
以至四學儒生還復鏡夢父子之壘削而無復餘地
矣夫四學掌議必以京華士夫子爲之此人既出入
於學宮則亦必出入於科場矣以士夫子而登科則
爲侍從爲宰執何所不可內懷此心而外托君臣之
分此實萬古倫常之大變怪而 殿下不免於認誠
爲子臣不知國家將稅駕於何地思之及此心骨俱
寒然三手之事若其真有則鏡夢之徒無怪其自以
爲冤矣今 殿下既治鏡夢之逆又以亡予爲逆魁

置子逆案爲教而削去三手之誣案處分可謂得宜凶徒庶幾破膽而忽又以事関 皇兄誅之無赦爲教同一獄也苟有一人爲逆於 景廟則虎龍之告已自非誣矣雖脫百人何益之有此臣等所以必欲以死去就爭之者也 殿下於乙巳初處分若嚴正則凶言自然熄滅 聖誣自然昭晣而只緣仁慈太過或恐群臣濫爲報復之計一切沮抑之使不得致行天討至於辛壬餘黨則慰安之如不及戊申逆變之作渠輩喪心失魄無所逃死而 殿下又不能明示典章俾知忠逆之分而反餌之爵祿又爲三黨皆有

逆之說以紓其危懼之心自是彼益不知其可畏而
徒見其可侮 殿下於此而毋失其轉危爲安化惡
爲善之一大機矣今則雖明言洞諭嚴法峻繩已不
可以服凶逆之心而折凶逆之謀只當爲自强之策
以爲日後應變之資而已顧今凶徒之漏網者多流
入彼中其所以誣害 聖躬必無所不至而嶺南與
關北亦多可慮之形矣若使犢亮輩復起挾埋坆而
割據一方通朝貢於北京與漏網先入者合勢同聲
誣毁吾 君曰三手之事明白難掩故以其君而不
敢不復反其案以其臣而無一言請伸其理者幾年

於此矣其事則眞有而一鏡帍龍之死不過出於時
君之私怨也又引　殿下向来三黨皆有逆今番事
關　皇兄等下教之前後失言者以證三手之眞有
而請與　殿下臣子對訟於庭如春秋元咺訴衛侯
於　天王則今日廷臣其能有對卞者耶臣謂爲
殿下臣子者必於此反㰤一事無有回互唱言痛卞
力請必伸苟得準請實爲　宗社臣民之大幸設或
聖心疑以偏黨罪譴隨屬前者死而後者繼甲者竄
而乙者續勿論官守言責凡食君之祿者無不碎首
血爭其不能言者終身自廢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

吾君之臣子莫不以此事爲至冤極痛欲以徃命易
之然後庶可有辭於今後得力於變故也右伸辨義理盖
聞淑嬪當當夕夢龍據胷以前足擢臂臂不耐痛疾
呼而覺 肅廟問故而知之其後 當宁誕生 肅
廟以爲是夢也丁酉獨 對時意盖在 當宁云或
云 肅廟偏愛延礽謂之類已獨對時則意必在延
礽未離乳而喪其母艱辛長成而氣象亦頗好故
肅廟固若偏愛而以近間全釵 延敎見之則前説
以可信矣
所能以地術被 當宁潛邸時最親信而白望以

潜邸宮屬尤見信愛以此帀龍與望亦相親帀龍偶與鄭璹重相見則璹重與之論詩而善之璹重與金龍澤一生親切故薦帀龍於龍澤使與結交龍澤每於閭巷賤人之抱才沉没者引進奬詡如不及帀龍遂引白望来俾得納交龍澤言論削刻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白望認爲可與議大事誦龍澤之賢於當宁以爲管葛之徒 當宁聞之遂告于 肅廟蓋肅廟自獨 對之後深軫異日之憂欲以 當宁得入而托之白望之薦聞 當宁之入告以是故也肅廟聞龍澤是光城之從孫踈相之婦姪而其人又

甚賢大喜之欲令　當亇容托交契以爲懸綫倚仗
之資即口呼古詩五句使　當宁書之有若　當亇
自製者然其詩曰東國大賢沙溪翁至行又有西河
公西河之孫是金公忠孝文學乃祖同依俙商家傳
巖隱彷彿南陽諸葛龍其下數句皆顧見之意也其下
二句云如山聞名不見面去夜忽然入夢中安得相
遇共歡樂太平烟月醉花叢還曰夢後偶吟
西河之河即浦字之誤時戊戌三月也使白望持專
於龍澤曰此　大朝之命也龍澤受之自是有願至
之志其時　肅廟又送張世相於李字恒家命之曰
自經獨　對之後延初處地極其憂危欲托之於李

厥命而直送内官有煩耳目卿與李相協心保佑字
恒以世相所傳之 下教密傳於李相龍澤又居間
叅論與五六同志之反謀之而終無可施之策及庚
子一大喪以後卽謀逹 儲事而踈相多㤼不能明
言遺教於他大臣故至辛丑秋冬而始得成就云今
春 筵教行語間忽有 宣廟七臣故事云云之
教似皆此事矣夫以 肅廟宏遠之謨丁酉後三四
年之後更無一言及於後事想已有此密托之事故
不復煩 下教也
張世相以淑嬪房次知内官素親近於 先城宅庚子

大表以後以倫烈從中用事鏡儒自外交通之状屢
言於李守恒金龍澤及金民澤等從議達 儲之策
民澤等欲令踈相議于夢相而踈相終不能李喜之
曰吾叔本来多歾不如從叔之明槩遂言于圃相圃
相乃言于夢相夢相以為内間云云虚實不可知即
今達 儲未免太遽吾則只當待三年之畢也圃相
爭不得民澤等又相與謀曰領相之言未詳内間事
幾之危急故緩緩如此而前頭若知之豈必知難乎
但此事自下雖仰請倫烈輩居間沮戲則不但事不
可成當日大禍必作矣此事須自 大妃殿主張然

後始可成就而全後行輩不可與試不如 王子親
自入告于 東朝也此事實係 宗社存亡 王子
不當避小嫌況 東朝既承 先王遺教之托安得
不爲之盡力耶民澤遂使其舅往告 潛邸則 下
答曰君輩之言吾非不信而事有不可知者吾若入
告而朝廷無陳請之事則吾爲何如人耶時夢相之
孫全省行偶慭避寓於民澤家近處民澤遂勸起省
行隨其舅私謁于 潛邸告曰祖父以首相將請建
儲而不知內間事勢恐事或不成而反促大禍謹使
小孫來謁以冀導達此意於 東朝以安 宗社也

當宁始許之民澤等以前後曲折言于圃相圃相即
往夢相家請即達請夢相猶執三手之說圃相曰大
監之孫已如此如此何可暫時遲延耶省行方立於
窓外即入坐曰果如此如此矣夢相大驚曰此何言
也仍推枕却坐曰真所謂化家爲國亦由汝也然而
猶有持難之意其日　當宁入告于　東朝仍出往
明陵轉往淑嬪墓將以拜辭也民澤等聞夢相之持
難大恐曰既告　東朝此將奈何遂急令李廷熽上
疏一邊使人走告于　當宁行次曰事機稍變不得
已才上臺疏請即入闕自來周旋也　當宁歸到延

禧宮前逢其人疾馳入闕此事之終始成就者專賴
東朝之力也是時圍相信用民澤等之言故宣力最
多其後受禍之最酷實由於是民澤等大打夢相
當宁盖屢聞其歸咎之言云 右事實本末
甲戌壼位之復正淑嬪崔氏有密贊之功淑嬪是今
上私親而於 仁顯后有至誠深忠彼輩之怨嫉今
上實基於此又 肅廟以謀害國母欲誅希載相臣
南九萬柳相運等懷反復極力救貸士類責以護逆
則乃昌深長慮之說是歲今 上誕生彼輩遂藉口
而釀禍及 仁顯薨誅希載竄九萬等其黨嘶恚永

用以實其言故溥潛之疏皆以謀害易樹爲言相臣
崔錫鼎以九萬門徒羅織而成其案又 肅廟丙申
追奪尹宣擧文子官爵以正誣辱 聖祖之罪而南
柳一隊得罪名義者皆是尹黨悲懟 聖考恐今
上升儲紬述先志遂與庚申逆黨合謀各懷擇君之
心庚子 大喪後小論推戴坦南人推戴垓圻蓋自
丁酉獨 對事後彼輩疑忌益深眞倫上疏有別圖
他事之說及 景廟副脈止使來吊以皇旨求見王
弟及子侄大臣權辭却之又問王弟所自出與配匹
泰耉以右相在江外急上密劄曰當之者豈敢冒嫌

而見之今 上時在潛邸閉門涕泣數月不敢入參
殿奠辛丑建 儲尚運子鳳輝上凶疏疏曰入心起惑久而靡定
成命已下無容更議而大臣諸臣之罪不可不正引嚴延年劾霍光無人臣礼四字皆以慈聖定策比
之漢大后許廢立也泰耆上箚救之瀆以忠赤代理命下錫鼎寡錫恒先入
目以傳禪還寢成命權珪疏曰皇天並欲亂亡我国家耶何為而有此擧也非
殿下本意一国臣民皆知之癸卯正月泰億啓曰昇疾抗辭人臣大節同時陳疏之人俱被顯擢而珪獨
先王宜加褒贈與耆恒同得請昇疾二字百意亦云韓世良疏曰天無二日也地無二王陰陰朋
天位国人起惑亂臣職子接跡而起朴泰恒等迭投凶疏俄而復命代
理泰耆潛入宣仁門又還寢十二月一鏡等疏入溺
冀闚覬事並誣 慈聖 慈聖并達 儲代理啟之纂奪蓋欲逼蹙 慈聖不得于預而陰與宦妾肆行胷臆也

僉烈內應而猶不能容易下手尚儉等拒門交搆陰
謀除去而賴 慈聖哀痛之教出圖又敗而冊封竣
事報至凶徒益急其翌日使龍虎上變出誣罔極凶徒時冊封先來若不成則藉彼言以朝廷州移動儲位若成則起誣告獄先除逮以饋時效力之人為次第正及之許世子引宮僚欲陳疏辭位令勿捧朝臣甫單恭耆言古有母究㴱
獄請下款事勿問錫恒請事閱 東宮者勿書文案陽為東宮也而陰置之黜黜一鏡撰須教文有云內屋戚聯禁庭蹀血又其疏曰鍾巫之推刃沙丘之擁立又曰依刃半夜有若曾之鍾巫食中行毒有若漢之輿顚秉輿矯百有若秦之斯高前後文字三用輿顚亦並誣慈聖也鳳輝撲陳奏文出言很藉及紘
發金姓宮人之啓欲爲結局而以名號已定終不得

舊甲辰 景廟病患沈淹四旬及大漸先佐以藥院都提調不設議藥聽誣惑外人有若無疾暴薨者並暗應鏡賊教文及上登極泰億撰頒教文何爲半夜之間遽承憑几之音亦以諡無疾也又曰若仁明之相承陰爲凶誣而使人不敢言其後始介於清安揭姓之口 朴弼東撰國挽一句微恙何曾慮侍藥諸臣亦不知凶遂閱歷千疊浪飜座依俙一夢場皆有凶言乙巳正月幸懿陵時都監砲手李天海駕前亂言親鞫時直發誣上凶言弼顯有胡始做凶言㖂雖賢傳播遠近以維賢是端懿后同氣聞者易信也又翼觀㖂天海後悉發於戊申逆招丁未凶徒秉國遂中外合勢處處掛榜疑乱人心戊申三月逆亂大起與己巳餘黨合勢自稱義兵爲 景廟復讐傳檄四方一襲鏡廟凶

誣囚誣及 東朝半國靡然七月僅得勦平而坦亦
死是冬 孝章世子喪出而至庚戌三月巫蠱事始
發凶謀狠羅州人羅弘彥日記亦現露凶謀與逆謀
畫露與埈圻並死四月宦者崔必雄挾匕入宮見捉
於守者內官按得宦妾輩締結逆謀乙丑戊辰連有
逆獄而至乙亥二月逆變又大起一襲戊申凶謀七
月誅討始訖而自一鏡弼夢至乙亥夏徵致雲等親
鞫時皆直倡凶言 上始垂淚及慣聞則談笑而處
之蓋在 潛邸則操切逹 儲後則誣逼謀害 登
極後則勢不兩立雖恭養慰安而終不化直逞凶謀

其勢相因也 上自在儲位積被凶謀常以事閑自
已爲嬪錫恒之死 親臨執其子之手哭之及 嗣
位即拜鳳輝泰億爲相奬先佐以貫日之忠奬泰億
以知卿忠國之心久矣比鳳輝於負圖之漢臣雖誅
靡能一鏡而又殺上書者李義淵方萬規及乙巳舊
人彙進鄭相澔劄陳仲辛壬諸寃又罷勳削刺閔相
鎭遠進袖劄請於告廟須教中勿諱 景廟病患以
明群凶乘時欺蔽非 大行本意 上撓奪於鄭錫
三輩熒惑之言始許而終斬三司合啓請討輝者恒
先億五賊閔相與李相觀命率二品以上詣賓廳入

啟卒百官庭請三十八啓只枉棘鳳輝追奪者恒蔚
黜光億屢爭而終不加罪兩相因此去位盖栏卞
君誣討凶賊之論一切沮抑而伸雪寃枉亦不能痛
洪凶黨覬覦漸肆躑躅丁未七月初一日忽 下教
前後庭請請對諸臣並罷職竄逐鄭閔兩相凶黨復
進十月復反獄案復科名戊申逆乱大起與光億輩
秉權者合勢使得勦平而治獄一切踈緩漏網者甚
多弼顯臨刑書送黨與姓名 上命燒火後有如此
文書皆火之要以安反側而始頗引用士類欲痛禁
黨論参用彼此名曰蕩平明都承旨趙顯命製戔以

進庚戌逆獄又起自是 上益以安反側爲務以黨
論猶在蕩平不成己酉閉閤癸丑却藥固有三黨皆
逆之教卽正月十九日也盖謂南人之猜亮小論之
鏡虎爲 當丁之逆而老論之辛壬士類爲 景廟
之役均是役也不可相切也至庚申 上意漸悟連
有置予逆案以予爲逆魁之教將盡洗誣案相臣宋
寅明趙顯命又起詩獄存留誣獄根柢辛酉 上遂
頒製大訓別置五人於逆案其餘盡行伸雪而投誣
案於火是後有復言此獄者以干犯大訓罪之丙寅
命鳳輝追奪泰耉錫恒削職乙亥逆変又起戊申漏

綱者頒死泰耉鳳輝師尚就商一鏡疏下諸賊去良
益寬追施逆律先佐錫恒並追奪泰億叔隷乃命復
建四忠祠致祭於四大臣李趙兩相先復官庚申正月初十日又復金李兩相
官以閔公紬劉爲冊忠親製致祭文又作續大訓而
添刊爲金石之典自甲戌以下出王考冊錄
辛丑八月二十日正言李廷熽上疏請豫建　儲嗣
上命議大臣是夜領議政金昌集判府事趙泰采左
議政李健命戶曹判書閔鎭遠工曹判書李觀命兵
曹判書李晩成刑曹判書李宜顯左叅贊任埅判尹
李弘述大司憲洪啓迪大司諫洪錫輔副校理申昉

左副承旨趙榮福請對合辭言臺言旣發不容少緩
上允之頃左相請仰稟　慈旨親受筆跡遂退俟閤
外罷漏後承傳色出召諸臣入侍于樂善堂　上指
案上封紙領相進受而退坼之封內有二紙一則書
延礽君三字一小紙　慈聖諺敎也左相展讀畢使
官翻書曰　孝廟血脈　先王骨肉只有　主上與
延礽君而已有何他意乎予意如此下敎于大臣宜
矣左相請令承旨書出傳旨而名號倉卒未定請姑
稱儲嗣榮福乃書傳旨以延礽君爲儲嗣領相還納
二紙遂退出禮曹議啓定爲　王世弟二十三日前

叅判柳鳳輝上疏作逆　儲大臣三司合啓請鞫問
上允之疏云擇急忙遽不待正宮有變而嘗試催促懇奏迫脅入心疑惑久而靡定二十
四日右議政趙泰耉上疏救鳳輝謂之赤忱又引
孝廟建儲時故相臣李敬輿雖被竄逐而　孝廟即
祚者先登庸之語　批以設鞫過當令極邊遠竄大
大三司爭之始允而旋寢縉紳章甫宗班相繼力爭
而皆不得三司又論泰耉護逆請削黜累啓不允鳳
輝以有臺啓未定配所及朝著盡変停啓而全釋
世弟定策後三上辭疏鳳輝疏後又上疏辭位請罷
衛屬又以此疏添鳳輝一案復上疏乞寬其罪

月初六日 世弟入闕二十六日行册禮二十九日
命罪人李鳳徵燦職牒還給張天翶天翮趙時昊趙
世挺吳始復等並放 十月初七日執義趙聖復上
䟽請令 東宮傍坐叅聽國事初十日下 批曰所
陳好矣可不留意是夜下備忘于政院曰予有奇疾
十餘年之内差復無期爲 先朝軫念酬應萬機誠
難矣往在丁酉有聽政之命靜攝中爲其調護耳至
於予躬他不暇顧及自登極以来夙夜憂懼之日證
候尤爲沉痼酬應亦難政事多滞言念國事心懷罙
增今世弟年壯英明若使聽政則國事可有依托予

得安意調養大小國事並令世孫裁斷初吏政院玉
堂請對爭論而不許二更左參贊崔錫恒不待廷臣
之齊會獨來門外請對未及啓稟而標信先下命留
門 見遂收還前旨時五更三點也大臣諸宰追到
闕外而不及同入乃罷故是夜 東宮再接宮僚涕
泣下教玉堂論罷聖復兩司合啓加罪珍島栫棘副
司果韓世良副司直權珪等相繼投凶疏户曹參判
趙泰恒司直李先佐清恩君韓配夏司直朴泰恒刑
曹參議李仁復司直洪萬朝黃海監司李㙫都承旨
李廷臣等迭起論罪聖復搆誣廷臣兩司以世良珪

疏旨意出悖合啓請並拿鞫其餘論罪有差錫恒亦
請削 而並不允十三日命時原任大臣三司二品
以上來會賓廳 下教曰予之病根日漸層加痊復
無期而酬應煩多姑無委痛之事而以水刺諸節言
之倍前厭進症形益深故早定儲位者實欲代理矣
以此禀于 慈聖矣而毋禮才過故未果矣今者諸
臣不知予之本意以正趙聖復妄率之舉也若公事
積滯則酬應實為切迫一依再昨備忘舉行以全調
攝之道大臣以下三司二品以上再請對再口啓
答曰病難酬應所懷書入大臣二品以上三司政院

各書所懷以進　王世子連上五疏懇辭十四日大
臣宰百官廷請政院三司宗班蔭官儒生亦相繼陳
諫而皆不允十六日夜答廷請三啓曰卿等之至誠
予已知矣病勢若可以酬應則何至於此耶近來大
症漸升不得覺察一日之內頻發故將至於使左右
考例擧行之境若如是則豈可以爲國乎此予至誠
之言左右可乎世子可乎卿等深思之前下備忘記
擧行與我凡子分苦分痛一以調便予之病一以扶
將亡之國自承此　敎議罷廷請十七日曉領議政
金昌集領府事李頤命判府事趙泰采左議政李健

命聯名上劄請依 聖旨依丁酉節目擧行右議政趙泰耉以三司有削黜之論方在江外及設廷請進到城外坐是自宣仁門突入請對政院不許俄而承傳色崔弘司謁金天錫傳命入對收寢代理之命大臣諸臣遂追入兩度備忘及去夜 批旨並還納而退兩司論泰耉負罪突入私逕徼禀請遠竄又請拿鞫 上不允諫院又請承傳色司謁拿問嚴鞫 上始允之旣就因援引内官金景杓而旋命並放還府又請與泰耉同時潛入者金演李肇及其他和應突入諸人並削黜亦不允 十二月初六日前承旨金

一鏡與朴弼夢尹聖時徐宗廈李明誼李真儒鄭楷
等聯名進大疏以趙聖復疏請代理爲罪又代理命
之時四大臣廷請三日而旋聯劄奉承目爲四凶而
請討之又言辛巳以後疏論張事者任敞朴奎瑞成
揆憲朴尚初李貞翊以至尹志述諸人之罪又以洪
啓迪請罪趙泰耆爲罪又請罪喉司三司諸臣承旨
申思喆李喬岳趙榮福趙鳴謙論啓捧入 上下批
嘉納而罷諸承旨並罷左副承旨李挺周右承旨金
濟謙又連下備忘記門黜三司諸臣罷吏判權尚游
吏參李秉常門黜訓將李弘述摠戎使尹慤遞兵判

李晩成禮判李宜顯戶判閔鎭遠刑判洪致中差以一番入代之兩局面盡換矣於是居三司者日發新啓舊入竄逐殆盡初七日同副金一鏡洪啓迪黑山島圍籬安置是日持平朴弼夢校理尹遊獻納李明誼掌令李濟大司諫梁聖揆三司合啓請領議正令領府事李絕島圍籬安置判府事趙極邊遠竄左議政李待其竣事回還並施栫棘之典答不允府啓請安置罪人趙聖復鞫問答不允初八日司諫魚有龍掌令朴致遠命拿鞫校理李重協亦命拿鞫趙泰耉潛入時兩司論劾有卜相於宦官宮妾知命之人等語

故是日下備忘記以其時首發之人拿鞫嚴問言根
出處叅啓諸人並邊遠定配而朴以首拿因李劄中
有締結等語亦同囚供辭亦强直不屈朴則自比唐
介 上命放送而臺閣爭之在獄累月持平李倚天
以叅啓人竄靈岩而旋以叅啓在締結交通等語刪
去之後故拔去初九日領左相遞差初十日判禁洪
萬朝知禁韓配厦同禁李台佐趙泰億以尹志述誣
辱私親命亟正刑刑正言徐宗厦啓啓司直李宇恒
絶島定配荅不允 十一日依啓 配新智島 又啓十月十六日四
大臣廷請議罷之時詢問可否於在廷諸臣數三卿

宰及一臺臣柳復明抗疏力爭其餘合辭唯諾靡然從之請並與當日伏閤三司諸人削奪官爵門外黜送答依啓同聲唯諾入前判書閔鎮遠工曹判書李觀命前判書李晚成李宜顯權尚游左叅賛申銋右叅賛任埅司直俞集一平安監司趙道彬兵曹叅判金在魯李秉常護軍兵重周閔公則十一日持平朴弼夢啓以結姻凶孽干預陰謀日者登對之時外托陳戒內實訐揚辭氣悖慢至以追悔等語肆然恐喝罷對退出即書筵說付諸史官傳示暴揚聖復發配時往見而密地資送請遠竄〻星州其後以申銋任埅

命集一權尚將四人老病之故先爲出去而混入罪
籍右相崔錫恒論啓而拔之伏聞三司諸人應教申
晳掌令朴致遠正言愼無逸正言黃梓掌令李廷熽
持平李瑜十一日趙聖復命鞫問以持平尹聖時啓
請也啓曰四凶謀府君又無不用極而聖復投章直請使聖上不得安其位宗四凶之前茅府
啓趙泰耉請對時候司諸臣阻搪及賜對叔還倫忘
承旨洪錫輔逼問君上請洪錫輔極邊遠竄吳岩阻搪
承旨削黜并依啓阻搪承旨洪啓迪韓重熙俞崇安
重熙趙榮福院啓請尹志述鞫問不允十三日依啓又啓
徐宗伋營校趙聖復請島配〻古今島以禁府都事

不仕人本府草記拿問並奪告身李志尹李度遠閔
鎮紘李碩臣十三日兩司合啓請三大臣絶島圍置
李待其回還一體勘律依啓金巨濟李南海趙琢島
司諫李真儒啓李弘述受金密啖杖殺睦玄又擅用
軍門米錢請拿鞫又請前承旨金濟謙極邊遠竄(蔚山)
前承旨黃璿遠竄(長鬐)並依啓十四日同禁朴泰恒知
禁李徵龜十五日院啓禮曹參判李縡削黜刑曹參
判李裕民削去仕版尹懋遠竄(和=)並依啓持平朴弼
夢啓前承旨李禎翊極邊遠竄(水=)又啓幼學李喜之
(長興碧沙驛)進士俞宅基(洪原)前佐郎沈尚吉(熊川)宗廟直長

洪義人明川締結綢繆出沒京輦昏夜往来閉門揮客
向来奸黨之凶疏悖啓無不出此輩之手千人所指
國言喧藉並遠地定配並依啓十六日府啓李晩成
於趙聖復發配時往見資送庭班方設之時首發經
罷之論請遠竄姝又啓門黜罪人金鎭商極邊遠竄
峨並依啓十七日尹志述訊門不服直命正刑以趙
重遇之枉死贈職致祭旋尺命各别恤典以重遇事
杖謫者並放十八日判禁姜鋧知禁李犛徵十九日
崔錫恒拜右相恭耆陛領相府啓　殿下嗣服之後
奸黨阻塞言路如承旨宋成明柳重茂李真儉金始

嫂正言趙最壽等言事之疏或疏或啓並提去而後
已當該前後三司之論啓陳疏人並削奪官爵隨泰
人亦罷職洪龍祚李聖龍金㮇金萬胄金龍慶宋並
恒朴弼正申昉洪鉉輔蔡膺福以上削奪李浣宋道涵李
廷熽愼無逸趙尚絅俞崇申晳權禍以上罷職又啓黃海
兵使金時泰副摠管柳就章御營千摠梁益標並邊
遠定配皆以金相所親也洪州牧使洪致中削黜並依啓全
配鐵山柳長興梁泗川二十日知禁李肇趙聖復拿
因二十二日備忘記予自 潛邸時尋常痛惡矣內
官張世相高鳳獻宋相郁之爲人奸譎不可置之近

侍之列並遐遠定配張銑城高光　宋長髻是日初
更　世子宮招侍講院翊衛司入直諸員教曰一二
閹竪中間作俑欲生除去吾身之計因　大妃殿涕
泣諫請初有拿推之命旋即還收仍承嚴教至於今
日則問寢視饍亦令防塞予欲出閤外席藁俟罪陳
疏辭位因出滂草講定上下番力陳自內開導聖聰
明正其罪使外人不知宮闈安帖云云　下答無非
不敢聞之教上下問答殆千百餘言末乃以明日見
師傅賓客後必行已志爲教退出則夜已三皷矣二
十三日領相趙泰耉右相崔錫恒户判金演户叅趙

叅億兵叅李台佐政院三司並請鞫刑判李先佐兵
判宋相琦追到同入陳閹竪動撓國本大逆不道請
亟殺處斬 上依啓 慈殿以諺書下教藥房曰
孝廟子孫 先王血屬只有 大殿與延礽君而
已以 先王遺教冊立而兩宮和協矣不幸中官及
內人交搆兩宮 世弟將陷不測之科無寧保 先
王所授爵號依其願使之出外千萬千萬泰耆等謂
此非傳外之教仍即封還而啓曰閹竪既蒙摘發正
刑之命內人負犯非朝廷所知請自內出付有司
大妃殿又以諺書下教藥房曰東宮儲屬有 先大

王之手書予已諺書布矣今番逢僚竄鞫之擧專在
於 大殿長番內官朴尚倫 大殿尚宮內人必貞
石烈締結交通竟致國危予於東宮孤危之狀萬萬
切痛云云 泰耆偶見而還納故全文不傳而大意如此 泰耆令史官翻書
日儲位之定即奉 先大王之遺教而 大殿親書
爵號予以諺書下教于大臣而定之矣不幸宦侍及
宮人交亂兩殿欺蔽 聖聰予尋常痛惋每招宮人
多般開諭以和同之道則敢以凶悖之說肆然於
大殿及予之座前其罪狀必有當律其一人則乃締
結宦寺者當依律處斷而卿等亦宜調護 主上及

東宮以保我三百年宗社毋負我先大王遺教
是子之望也仍書內人石烈女貞兩人名以下云〻
仍請二宮人出付有司卽誅之三司亦請亟正邦刑
上依啓是日閹宦文有道朴尙倫就囚二十四日石
烈未及就拿而自決始拿囚女貞而又自斃三司始
發兩宦請鞫之啓而不允兵曹判書宋相琦疏言治
獄疏忽致令自斃之狀司直李箕翊司果柳復明司
直許玧左尹黃一夏等相繼陳疏言之院啓只請禁
府都事李泰岳及吏卒等拿問定罪禁堂則一疏自
明而已二十五日兩司合啓金李按律李待其回還

一體勘律趙減死濟州安置荅不允持平尹聖時朴
弼夢啓作為血黨昏夜屯聚別庫聚貨用之如水器
之以李之獨子不為隨往配所落留京第閉門謝客
與雲澤等作為奸囮無所不為請並邉遠定配即日
押送以絶禍根至壬寅二月初六日始允金雲澤(寧邉)
民澤(宣川)祖澤(昌城)李宪之(南原)盧興主簿李天紀(南平)趙甯
重之子冾(麟川)李立身之子德陵(富寧)李先漢之子崇祚
(碧潼)李行昌之子正植(會寧)尹休畊(順川)邢義賓(渭原)趙松(晉州)
金盛節(龍川)李秀節(甲山)錢仁佐(理山)安龜瑞(慶源)恭眷疏救
鳳輝時兩司請削黜滑入禁門時請拿鞫又請遠竄

是日院啓請前後合啓發論臺官遠竄連啓隨參之
人並削奪官爵二十七日院啓兵曹判書宋相琦以
慈聖下教時事陳疏而矯誣慈旨搆誣廷臣請極邊
遠竄二十九日依允竄江津二十八日始允二宦請
鞫之啓有道招辭則只以承傳色大小啓辭捧納而
已傳旨辭緣曖昧云〻尚儉招辭則以為今月二十
一日得聞同官之言則昨夜〻東宮問候於 大殿
仍達宦侍輩干預朝廷近聞處分多出於其手請釐
出嚴治 上曰此是吾之所為而汝言如此釐出可
也 世弟即出清燕堂招致諸宦使之釐出以備忘

使之奉稟　上前仍下政院爲教故奉稟欲下則
自　上還推裂破云〻至於除去吾身曖昧云〻獄
官啓以有道無大段之言尚儉乃敢誣及　聖躬及
春邸本罪之外又添一罪云〻三十日同禁金演李
台佐
壬寅正月初五日有道物故初六日院啓尹志述書
進所懷時國子堂上循例捧入措辭啓稟其時同成
均大司成並請遠竄尚儉承欵初七日尚儉正刑其
結案云締結宮人必貞書札相通言語規〻所謂書
札自　上有盛怒諸宦黜陟頻數故要令乘間上達

以固其職所謂言語欲知 大殿水刺多寡寢睡安
否 東宮寢膳問安之節自是內間事清輝門乃
世宗問安往來之門而開門下令而趂不開門身爲
內官宣有欲叛之心而曾有得罪於 東宮之事恐
有後患故與必貞有除去之心云云內官朴贇文金
夢祥援引就因而皆放送初十日吏曹參判金一鏡
啓曰 殿下既在千乘之位私親生育之恩宜有追
報之道右相崔錫恒曰宜別立祠宇祭享之需令該
司封進別立稱號以重事体工曹判書韓配夏戶曹
判書金演右副承旨金始慶司諫李真儒持平朴弼

夢一辭請之　上允之司直鄭亨益及㕘朴弼正等
上疏論之府啓請亨益遠竄弼正門黜　上不允生
員李箕重等百餘人又疏論之○二月忠淸道幼學
許璧又疏論之正言申弼誨亦啓丁酉嶺南設塲之
日儒生輩聞危疑之報将疏陳保護之道遂罷塲其
時監司權𢢽摘發囙繫而力沮之請削黜初四日府
啓以宦妾之獄左尹黃一夏疏論獄官掩護情狀請
削黜依允十九日掌令鄭楷啓黃尚中假看西帥之
手押僞成錢布之帖文潛賣其帖畧聚銀貨尚中曾
與雲澤綢繆陰私今僞帖現捉請令捕廳㚃覈尚中

及同倘諸人依允二十二日以忠清道幼學許壁疏
一云安相真論私親追報事府啓遠配又啓　清州
牧使安相元興李節往来綢繆取用公錢削版拿問
二十三日訓鍊都監軍色郎廳徐宗伋鳥銃色郎廳
許源（揚州綠楊驛徒一年半）軍餉色郎廳許欽（橫城昌豐驛徒二年）拿囚
照律二十四日韓宇錫玄德明拿囚二十五日尹天
佑拿囚二十六日金遇兌金震錫李望士里朴太從
拿囚○三月判禁沈檀二十六日平監灣尹書目冬
至兼奏請使先来今月二十二日出来事封典允完
云二十七日帀龍上變遂成滔之禍鍛鍊三年而語

杞　東宮者浪藉扵獄案錫恒又請語杞　東宮者
勿書二十八日白望柳慶裕呉瑞宗二英鄭傑重拿
囚二十九日奏請使李埈事而回至松都遣都事自
此押去圍置興陽蛇島　四月十日業伊拿囚十二日放
院啓禁府罪人玄德明之自刺爲龍上變日罪人白
望之越獄及罪人拿來卒多稽緩甚至四日之程六
日始達當該都事並拿問定罪禁府都事尹盛績鄭
重海假都事趙倫十一日墨世拿囚十七日春業河
白鶴孫拿囚二十日一丁拿囚二十一日同禁尹乾
商

甲辰八月二十五日 景宗大王薨三十日 今上
嗣位 十二月一鏡虎龍伏誅
乙巳三月二日因右相鄭公澔劄請大臣二品以上
三司引見詢問命四大臣復官致祭唯諾諸臣並放
送趙鼎彬三兄弟及其妹亦放送四大臣合啓首發
人遠配請對諸人削黜又命三大臣緣坐諸人放送
敍用八日右相閔甬命引見時請三大臣籍沒還給
金濟謙復官二十五日疏決時金龍澤李天紀鄭傋
重沈尚吉鄭宇寬李憲沈榗金一寬洪禹采梁益標
白望池烈二英還收孥籍金民澤白時耉李尚騅金

時泰及賤微有職名不服死者並復官洪舜澤恤典
李明佐金克復還給籍産趙洽趙松金盛節李正植
金昌道徐德修以誣告論只放緣坐削僞勳削僞科
庭鞫時案獄諸臣並極邊遠竄移設本府後案獄者
限壬寅冬削黜二十六日因閔所達查出辛壬間凶
疏儒生吳斗錫李德標權瑞鳳李德培姜鳳儀及朝
官李三岭崔鎣鄭翻李喜運列名疏德培斗錫三岭
絶島定配董夏臣復官贈職尹志述依館學疏所請
施行以削勳反獄告 廟須教 五月畿湖儒生尹
来成等疏請四大臣建祠○八月以削勳反獄須教

中外
丁未七月初一日朝著又變○十月初六日復反獄
案尹志述撤院享收還贈職任敵亦收贈
金公昌集字汝成號夢窩文谷壽恒之子 顯廟壬
子進士 肅廟辛酉筮仕甲子以工曹佐郎擢第歷
敬淸顯己巳陞兵曹叅議俄而時事大變文谷遇禍
於珍島謫中仲父退憂公亦沒於謫廬 公挈家入永
平山中甲戌更化始復舊職戊寅陞江華留守時鄭
公澔論罷尹拯 上下嚴旨追咎文谷及老峰閔公
甲子遂奏蓋以極背師請勿以儒賢待之也公陳疏

乞遞不許辛巳擢戶曹判書兼知義禁府叅治希載
抗逆獄壬午春以都揔管直揔府 上下御製二絶
盡覽文谷文集悼其忠寃辭旨懇惻公上箋謝遂有
死報之志癸未移吏曹判書引文谷遺戒避遠顯要
之語上疏懇辭 上責以大義命告詞出仕公七疏
辭遞丁内艱遂已直臣李東彥被趙泰億搆誣論以
不孝公時判刑曹陳其暗昧被嚴旨遞丙戌拜右議
政公以四時五公滿盈可懼又内外昆季遞相承代
懇辭而不得請凶人林溥托以儒疏請召極羽翼
東宮又言辛巳獄有金春澤謀害 東宮語而獄官

掩匿按獄諸臣皆待罪公疏陳當時實狀委官崔錫
鼎揑合公疏語成案並羅織獄官公出往郊外李潛龍
溥投疏直驅諸臣於悪逆公入城待罪旋歸墓下丁
亥拜左相公引前事鳴寃錫鼎斥公以傾陷公又備
論其羅織狀 上嚴批遞庚寅復相時有尊號議獨
公與金公鎮圭執不可主論者倡爲禍家子房沮戲
之說以脅之終不動 上睿論朋黨之弊公極陳悪
朋黨之患 上稱善壬辰通信使趙泰億使日本國
書見却而不能爭公請正其罪下遞復相又遞以謝
恩使赴燕還復相時改寫御容命取覽公燕京所寫

又命畫師秦再奚寫一本賜之後內除 御製畫
像贊及赴燕時餞詩二章丙申正言趙尚健論尹拯
修撰李眞儒誣尤菴公救尚健而論拯罪 上下嚴
旨公出城待罪疏申前說呈告遆黃爾章李廷濟趙
翼命合啓請罷三啓而允俄而洞察大定斯文是非
坐此獲罪者一倂甄叙遠近別諭公又賜手札深陳
悔悟之意時眼視大廢而艱難成字辭旨鄭重公即
日入謝 上賜對卧內數日復拜左相吳命尹等投
疏詆辱甲子筵奏公又下疏 上特竄命尹公爲其
館學生陳疏諫止尹宣擧文集有誣引 孝廟語並

欲掩江都失節也士類憤惋申球上疏請追罪修撰
嚴慶遂擬球於柳子光 上頗持疑士論消沮群小
增氣公上劄論宣擧之價佞臺諫之畏縮請毁其文
集 上狀允罷慶遂竄疏儒李弘躋極黨大小並起
林象極呂必禧李善傳李光佐李台佐權必衡等醜
辱罔極公出城連上十餘疏對下而迄遁 上輒賜
奬諭又除藥院提調公遂入謝 上眷益隆而仇怨
半國矣丁酉以年七十耆社俄陞領議政奏白姜月
塘碩期之寃未彖命復姜嬪位時 上寢疾九年
機務積滞一日召左相李公頤命引入卧内命内侍

守寢門不納承旨史官　上握左相手噓唏事秘人
莫能詳也左相泣而出遂召諸大臣皆稱病不進時
公病極聞命即起匍匐而入與左相及判府事李公
濡入對面承　上教同聲力爭請依文宗故事請
東宮聽政　上意落〻久乃許令小黃門掖而出與
左相即定聽政節目　東宮之義危而安實公等之
力而群奸乃以獨對爲李公之罪又以不請告廟須
教搆公卒以此遘禍焉戊戌被正言李明誼誣詆
上寬明誼公亦辞遞旋復拜己亥二月　上入耆社
公與社中九人陪宴景賢堂一世歆艷庚子六月

上昇遐公爲院相應事一以直道不爲禍福動時得
罪 先王者幸禍群起探試悖亂之說日進必欲先
逐公同朝諸公多解體引去公嶷然坐鎭欲以死報
景廟素有疾患無嗣機務委廢宦妾秉時用事中外
憂之辛丑八月正言李廷熽疏請建 儲令大臣稟
處公與左相李公健命原任大臣趙公泰采率六卿
政府西壁三司長官入對時斂堂請詢諸臣無異辭
上曰允從公請上稟 慈旨奉示手筆 上頷之諸
臣退俟閤門外時夜漏上三刻至五更燈燭皆滅殿
庭闃然諸臣相顧無人色公呼內侍徵稟火頃 上

引見于樂善堂左相果稟 慈旨乎 上手指案上
一封書公進擎開拆中有 慈聖諺教及 上筆延
礽君三字公目擊滂下曰臣年老眼昏請令左相讀
之左相進讀 慈教曰 孝廟血屬 先王骨肉只
主上與延礽而已寧有他議予意如此言于大臣公
失聲嗚咽曰此 宗社無疆之福也諸臣亦無不泣
滂即令承旨奉 慈旨及延礽君三字就示 上前
然後付史官謄之原本無還納于 上退坐朝堂定稱
爲王世弟消日冊封國人大悅定策三日鳳輝疏入
大臣三司誅 上始允而旋寢十月命 世弟代理

錫恒先入還寢成命而退夜二鼓公等進聞急進而門已閉矣公自達 儲後再上䟽引年旣得請而左相入白國之元老不可許退即寢成命未幾復命代理公與左相請代不許公率百僚廷請還收者四日前後七請對而終不許最後批曰予之病勢將至於使左右考例舉行之境左右可乎世子可乎卿等深思之左相謂諸公曰到此地頭理不可一向違拒翌曉公與三大臣聯名上劄請依丁酉節目舉行遂罷庭請泰耉忽入城潛入宣仁門公聞之即與諸宰隨入公首請反汗 上無言泰耉繼陳縷縷又陳皆不

荅公使史官取前後備忘奉置榻前　上徵頒之罰
仍無批而下自是凶黨內外和應禍機日急十二月
初六日一鏡等疏入是夜士類盡黜拯黨與巳巳餘
孽充滿朝廷翌日三司合啓以庭請遽罷聯罰奉承
爲罪請安置四大臣　公得巨濟又竄公子承旨濟謙
後七日尚儉事發凶黨急請三大臣加律止誅二官
而不窮覈壬寅三月誣獄起始凶黨內與儉列輩謀
廢　東宮外起陸玄獄戕殺士類而旣失儉列玄獄
鍛錬數月卒無驗而　世弟冊封竣事報至翌日希
龍誣告遂上公孫省行被逮兩司師尚弼夢等啓逮

招緊出者非子若孫則姻親門客請公及李公順命直施拯律翌日泰耉錫恒請拿鞫公〻行至星州後命追至公夷然曰快哉但不知 東宮安危不承明命而死此爲恨耳言笑如常顧語後事詳悉作諸親訣書忽有京報 上教以先朝大臣一時賜死有所不忍還發配所夕還收之報又至舒慘變於俄頃而公則終始如一作詩數篇又次文谷臨命韻金吾郎是靜菴之後而臨門督迫公笑呼一絶曰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忠先賢此句語悲切古今同遂就命省行亦栲死錫恒等請公及李公順命孥籍濟謙坐死

婦及侄與孫坐流七郡三大臣先後被禍群凶又請
加禍公及李公頤命墓三年不停又豬宅今　上乙
巳復官致祭謚忠獻命賜　太廟餘村建祠露梁江
上賜額四忠書院李公健命字仲剛判書敏叙之子
號寒圃齋甲子進士丙寅登第被翰林薦未付丁憂
巳巳凶黨削之甲戌更化始登仕路時彝倫再叙而
國賊未討公以玉堂上疏極論又極論時相南九萬
護逆之罪南爲公之妹舅而不爲顧當以書狀官赴
燕以副提學筵對論朋黨之獘曰今之議者多以建
極爲言極者至正至當之謂而後世誤以中訓極中

字又誤認爲至寬至厚其弊至於含糊苟且不分善
惡人君若以至正至當臨照於上是非黜陟一出於
正則朋黨可消矣時考官李壑行私發覺公言科塲
不嚴狀大爲其黨崎屹累陞秩歷吏刑户兵書判書
進右議政庚子 景廟嗣位時 上疾深痼而無嗣
中外危疑臺官李廷熽疏請建儲事下廟堂公與領
相金公昌集原任大臣李公頤命趙公泰采率群僚
入對言其可 上許之又請入稟 大妃諸臣退俟
閤門外五更 上御樂善堂召諸臣入手指案上二
封書一即 御書延礽君三字一即 慈殿諺敎而

有曰 孝廟血屬 先王骨肉唯 主上與近初君而已豈有他議公進諸案前捧而讀之聲淚俱發諸入侍者莫不掩泣令承旨書傳旨以令 上爲世弟自是奸凶謀益急大禍已兆已而臺官趙聖復請依先朝故事 東宮叅聞政事是夜上下備忘令世弟代理大小國事並裁斷公以事體重大而未免卒遽亟起詣闕欲請反汗而凶黨崔錫恒已先入對於寢前命矣公遂上劄陳啓請愼擧措無底于悔又曰一重臣深夜請對有違常規而政院卒爾啓稟宜加警責以杜後弊過數日上復下備忘令 世弟聽

政公率群僚庭請還收又請入對而終不許前後批
旨有曰予病非一朝之非十餘年積傷之致又曰大
升之際精神索莫昏不覺察又曰今日代理不過依
丁酉已行之事最後曰近來火證頻發不得覺察至
於使前後考例舉行如是而可以爲國乎此予至誠
之言左右可乎世家可乎公乃與三大臣聯名上劄
略曰當初大小國事並令裁斷之教實國朝以來所
未有者臣等決不敢奉承至於丁酉事自是 先朝
裁定且有節目區別而 聖教出於至誠惻怛亦安
敢一向違拒以傷 殿下之心哉乞命有司只依丁

酉節目稟目擧行焉劉入趙泰耉輩潛由宣仁門入
對諸公不得已同入請寢前命 上扵夜此所達都
無應答遂以備忘及前後批旨奉置榻前而出盖拒
諸公之請對導泰耉而潛入皆宦妾締交奸凶而爲
之也時凶徒恃有奧援咆哮朝堂錫恒尤跳踉公厲
聲叱責錫恒稍沮先是金公爲冊封奏請使公言其
不可遠出自請替往及出疆一鏡等諸賊之疏出而
備忘從中下群凶充滿扵朝以聯劉爲案栫棘諸大
臣扵絶島公則請待使還而同勘旋又並請案律而
不允日夜謀所以傾 儲位而殲士類者 世弟至

滂泣辭位 慈殿下哀痛之教臚列宦妾輩謀危
東宮狀凶徒恐其跡露不加根治宦妾有飲藥經斃
者獄遂竟及公竣事而歸奸凶大失圖遂令希龍上
變書而逮捕四出公渡江赴謫羅老島過郊凶徒謂
之盤桓近郊罪押去都事已而金李二公自謫被逮
中途賜死並孥籍始公之幾亡人問 上有何疾而
請逮諸公答以痿疾凶黨謂痿字是桓溫廢帝奕時
語添公罪案請對連啓謂承依允之 命遣宣傳官
涖謫所而加極刑時壬寅八月十三日也越七日報
至公少不驚動進食如常問 儲宮安否外無他語

亟取筆以保護 東宮之意草遺疏付家人寄書告訣扵親戚臨命賦詩有許國丹心在死生任彼蒼之句遂就戮二子坐死家産没入其後趙公亦賜死今上乙巳誅流奸凶復四公官易名致祭公得謚忠愍以禮改葬立祠江上並俎豆之丁未朝著入變追奪四公官謚毁其祠戊申亂後只復公及趙公官後又復其謚公善筆法多書金石前後歷官俱有能名常謂良役之弊不可不一革條其利害裒成一冊以聞于朝久處銓衡言議之任積被胥人憎嫉至扵建儲之議效力最多及再下代理之教也光佐揚聲大唱

曰此教並非眞下教大臣若奉承此教則是無臣節也諸臣危怖默無一言公獨叱之曰朝廷非君之朝廷何敢如是以此故其受禍又慘焉冊巖閔公撰墓誌當在二憂堂下

趙公泰采字幼亮號二憂堂通豁善詼諧立朝言議無甚臧否而大節則確然與泰耈泰億爲從父兄弟而不啻如薰蕕之判焉辛丑以原任左相拜判中樞府事建儲聯劄與三大臣共之代理備忘初下光佐以軍啣突出於大臣前曰此事若不得還收則國必亡揚聲大喝重言複言公厲聲叱之一鏡疏入翌日

三司請逮遑遠竄十三日又加律與三大臣並請絶
島圍籬安置 上依啓謫珎島二十五日兩司又請
加律減死濟州圍籬安置四月十七日大司諫李師
尚獻納尹會掌令李景說持平朴弼夢請按律
李公頤命字養叔號䟽齋 肅廟朝登第薦拜南床
歷敭清顯二十九拜江原監司時稱黒頭方伯己巳
之變其兄判書師命被慘禍公坐謫寧海移南海甲
戌後更被罷擲丙戌拜右相以文章雅望素有時譽
上甚依之久爲内局都提調丁酉召命獨對庚子换
進明陵誌文館儒上書論罪盖謂於辛巳宫闈之變

沒而不書內中斯文處分徵婉其辭也公遂待命又以奏請承襲事使燕明年還歸而達儲時不及同入及廷請罷後與三大臣聯劄一鏡疏入翌日三司請絶島圍籬安置十三日依啓遂謫南海二十五日兩司請加罪按律壬寅㢡龍變書有掌中書字之說謂是推戴之許四月十七日大司諫李師尚獻納尹會掌令李景說持平朴弼夢復請而允之當在夢窩下

金龍澤字 號孤松齋言論峭峻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愛人喜施每於閭巷賤人之抱才沉沒者引進奬詡如不及李喜之鄭麟重偶與龍㢡相見而愛

其有才薦之於龍澤使與結交甫能誦龍澤之賢於
白望曰端雅可交遂引望來俾得納交二人心服其
賢常常來拜時　肅廟聖疾彌留而自經獨對延礽
君處地極其憂危一日白望持一詩來傳曰此　大
朝所製使延礽君書之使之來傳者也其詩曰東國
大賢沙溪翁全行又有西河公西河之孫是金公忠
孝文學乃祖同依俙商家傅巖隱彷彿南陽諸葛龍
如山聞名不見面去夜忽然入夢中安得相遇共歡
樂太平烟月醉花叢其題曰夢後偶吟西河之河蓋
浦字之誤也龍澤感其詩意隆重遂有願為死之意

時　爾願又有密托於李相龍澤又居間參論與五
六同志之友同議保護之策而終無可施之策及庚
子大喪以後即謀建儲之事經歲經營卒能卒能成
就弼龍既與諸士類及白望相善故凡所計議皆參
聞已而為人誘訹上變曰龍澤給寶釼於白望臨
先大王國喪日踰墻入宮行大逆手又鄭麟重李兒
之金龍澤李喜之洪義人揩人李天紀七人以銀給
於白望納于池尚宮烈處使之和藥行凶此則庚子
半年經營之事又李喜之草廢　世子矯詔往蓮
池洞金龍宅家燭下讀之云云龍澤時在連山壬寅

四月初三日就囚凶黨極意鍛鍊而終無所誣十一
日卒於獄中十二日始稱承款十三日又稱物故委
官錫恒恭壽請施孥籍錫恒又言雖未及結案請前
後問目原情抄出朝報十九日又以大司諫李師尚
獻納尹會之啓追施極典長子大材諸親勸令逃難
聞凶黨脅之以不出文尸乃自現就死妻李氏與二
幼子謫泗川長子歸河東旁先澤長髻今 上乙
巳 上曰安有問目内辭緣遲晩之承服乎其時鍛
鍊成獄之狀於此可見以問目爲結案古今天下安
有如許道理始伸究恤典放諸謫始褐初次子年十

四凶黨有待年收坐之議於逆難而稱病死至是亦
省實蒙宥丁未凶黨得志復置舊案至庚申 上將
欲盡洗誣案凶黨引白望來傳之詩脅持 上前質
問真僞上答以僞詩次子遂被逮減死謫濟州 上
須降大訓以龍澤與李天紀鄭麟重李喜之沈尚吉
五人別置逆案而其餘則盡行伸究然世之論辛壬
事者多謂布衣出位有希功之嫌及此詩之出始曰
許身殉國盖以此耳次子癸亥量移羅州丁卯始宥
還
李天紀字啓元叅判思永之子官廣興主簿壬寅二

月諸南平四月初六日與傔人老未並就囚十一月
辛於獄中而十二月始稱承款十三日又稱拘故錫
恒叅者謂二度筆札既已現捉陰凶情節又已自服
請施孥籍錫恒又言雖未結案請前後問目原情抄
出朝報十九日又以大司諫李師尚獻納尹會之請
追加極典
鄭衡重字叔睢居麻田有能詩聲與金龍澤有戚誼
一生親功嘗於場屋見擧子用私心狀鄙之折卷而
出趾齋閔公嘉其志操且是古忠臣撥之後薦拜長
寧殿叅奉陞直長嘗有詠荊軻詩曰存亡都付耳脉

脉鬼神驚蟄試夫人釼長辭召伯城封函丹血透寒
日白虹生臨發悲歌起誰知和筑情大爲詞林諸公
所賞此即癸巳間與諸友同做者而壬寅虎龍告變
時引此謂贈白望詩爲大急手之說三月二十八日
就因以知情不告誣服以四月十二日死年四十九
四月十七日大諫李師尚獻納會會論啓孥籍
李喜之字士復改陽伯自號困齋或稱凝軒判書師
命之子踈齋之侄判書以庚申保社之功死於己巳
之禍喜之痛父非命絶意科宦而多才藝善詩律方
技諸家多所通曉辛丑冬謫碧沙驛嘗來山往能門

山遇希龍於奉安驛始與結交希龍變書曰以聖祖墓山爲渠發福之地而與論詩則又落日詩也其詩國病方重而其辭意陰慘又問汝解堪輿亦知遁甲之術乎答曰吾及論甫善此術又誦傳其詩曰白鹿飲餘潭水清青鸞飛去瘴烟生千回臥看星河轉松檜亭亭鬢髮明喜之曰眞仙風道骨也仍送驟要渠結交於諸人云云又言大小急手喜之皆同謀而平地手則喜之作謗書歌辭百餘句流入宮中皆誣毁聖躬之言也草從中矯詔令內人烈伊及宦者張世相臨國喪乃下首書不穀忝位中間有廢世子某爲

德讓君云〻壬寅四月初七日就死都事搜括文書
時有續永貞行一篇其詩曰十二月朔歲辛丑 明
陵寢即眠虛牖忽瞎 先王御寶座羽衛甭〻排左
右傳呼大臣又連催中使如風聲在口但見顛倒數
公入依俙不記誰與某 王音如鐘響殿陛宗祊將
覆卿知否諸公永退去何之孽竪作逆誅宜㪅殿上
殿下大如畫衛士齊唱千雷吼斯須門外懸兩頭傍
人指言黃門首國有大变越二日黨禍忽如漢北寺
蠻荒窮絕魑魅聲逆閹群奸虵蚓糾夜作詔書朝拜
官昔聞永貞今還有狐鳴梟噪無不如睗睒跳踉吏

指喉長虹爛日貫太陽德星錯落依南斗鶴駕蒼黃
欲出門哀詔三宣信 聖母宮闈事秘雖莫詳盖聞
急變生腋肘勢焰如山邁魏客根蒂已深難刀取一
朝驅除何神速此豈人為即天誘鬼迷不敢肆毒螫
窘迫若有神相守翠眉宮女未洗粧香帕裹頭哭出
走倏忽雷霆一蕩析先靈默佑誠非愚傀儡肅絕露
真面魍魎日照永幽藪閹禍從古國亡已漢唐在前
皇明後未聞天討赫若斯 宗社於戲億年久誰家
女巫禳鬼兒春夜藁街歌拊走此盖倫烈事發之時
明陵參奉徐宗一得異夢李器之以詩記之送示喜

之謫所者也俔偪魍魎比凶黨之既失內應情跡盡
露而凶黨謂指斥　上躬以此考問而終不告呪之
所作十七月死
沈尚吉字子八善詩有聲於塲屋之中進士官佐郎
辛丑李廷熽上疏時製疏與之勸成之是冬謫熊川
壬寅鼎龍變書曰尚吉爲宗簿直長時以　先大王
御筆開刊事一番承款於　延礽君之後出謂趙洽
曰吾以微意挑得乃心云以礽字示邊乃字之故也
厥後陞爲　東宮而尚吉自爲已功全省行又言曰
徐德修私謁　潛邸由渠成事云故尚吉省行互相

爭功云云四月初九日遂訖因以出銀給李天紀爲
叔父楷圖差平安兵使而畢竟用於締結宮禁自服
十四死年四十五十六日子沈載坐死
金鎮商字汝翼改太白 肅庙壬辰登第張氏還葬
時以臺官陳疏引伯魚事諫 世子望哭辛丑十二
月十六日府啓請極邊遠竄云云茂山 號退漁
金雲澤字仲行號白雲軒
金民澤字致仲號竹軒 肅廟戊戌登第官校理 凶
黨之謀起大禍使武人朴纘新南泰徵日來窺覘壬
寅二月謫宣川府龍末曾識面故上變時但言聚銀

叅謀而諸人言必稱致仲事必咨致仲又言謀㗱李
弘述殺渠滅口四月十七日大諫李師尚獻納尹會
啓請拿鞫
金濟謙字必亨夢窩子以竹醉日生故自號竹醉
肅廟甲午進士己亥登第辛丑十二月一鏡疏入之日
以承旨特罷十三日司諫李眞儒論啓比之嚴嵩
之世蕃閔黯之章道又言締結商澤黷化無厭柳龍
章之在嶺閫使載送錢布云云請極邊安置云云蔚山
壬寅肅龍變書有謀㗱李弘述殺渠滅口之說四月
十七日大諫李師尚獻納尹會請啓拿鞫

金省行字士三濟謙之子壬寅四月初十日虓囚

金時棻夢窩族侄也登武科爲黃海兵使辛丑十二月十九日府啓以權凶親屬昏夜綢繆出身數年驟陞二品浚民膏血輦輸權門邊遠定配〻鐵山

金翼亮軍資奉事壬寅四月十四日院啓以漏落內奴係附春澤兄弟詐稱故相宗瑞之後濫通仕路削去仕版

金盛節

金昌道壬寅四月二十日虓囚

金震錫

李晃之字士安改安世自號一菴踈齋之子 肅廟
乙未魁進士壬寅二月謫南原四月初五日就囚
李廷熽字 辛丑八月以正言上疏請建儲十
二月以同聲唯諾被竄乙巳三月二日閔公鎮遠言
彼輩所甚惡在李廷熽故初以他罪搆誣請竄旋覺
其不成說而停止更欲執他罪而不得最後以唯諾
成罪而竄之以廷熽之故諸人並竄請並放鄭公澔
亦請之 上允之
李晩成字士秋取朱子歸樂堂記曰以自號又右相
翽仲父贈持平翊與妻吳氏殉節江都並旌閭公爲

其後早擧進士己巳廢　妃之後杜門自廢甲戌更
化除　翼陵叅奉丙子魁文科公叔父叅判翔羅己
巳禍未及伸寃而以世臣之義黽勉從仕歷敭清顯
隨事盡言領相柳尚運與大提學吳道一主試取其
子鳳輝公以臺諫論削其科持平李大成欲以朋黨
之目眩亂是非公引朱子言朋黨之禍止於搢紳惡
朋黨而欲去之其國必亡之語曰此小人自謀之言
非國之福也癸巳相臣李濡等請上尊號公引劉敞
言曰復加數字不足以盡　聖德而前美並棄請勿
受引不赴廷請又疏申前說尋有　御容圖寫之役

以懋實獻戒以刑房承旨參治李潛以同義禁治林溥以大司憲力伸直臣李東彥之寃忤 旨免領相崔錫鼎撰禮記類篇變亂朱子章句太學生將上疏攻之 上聞而斥黜之公以大司成上章痛陳錫鼎之罪 上震怒命削職翌年丙申 上悔悟焚其書叙公拜吏曹參判前後十居是職陞刑曹判書歷吏禮公兵諸曹庚子 景廟嗣位時 上有疾患而中外危疑公嘗主儲達之議辛丑從諸大臣入對稟懿旨冊令 上爲世弟於是凶黨益疾之公之禍實本於此是年冬一鏡等七人與宦者朴尚儉通謀上

疏朝廷一空公亦被削旋有府啓言趙聖復發配時
方爲本兵之長往見而資送甚厚廷請方設之時首
發經罷之論謫扶安壬寅夏誣獄大起公曾在銓李
森自請爲湖西節度而森方爲群奸囮故公因以出
之至是群凶以此事搆捏遂被逮及對一以實凶徒
議讞亦曰無可問於是鳳輝韓唉李普昱請吏問又
謂公曾與宰臣語以四大臣聯劄爲 宗社大計遂
添一案累月在繫以八月十五日卒年六十四今
上元年復官賜祭又贈職又 教因諸臣中李其尭
爲寃酷録用其子孫森及前後禍公者並捉遂焉公

長身美鬚有氣節行誼修飭祗否甚嚴臨事亢厲不屈如宮掖近習痛絕不饒國哀時哭臨廷中端坐烈日下不少動或言公在縶時憤惋絕食守卒請私解枷杻而終不許及至累月肉腐虫出云從子陶菴公撰神道碑

李縡字熙卿號陶菴　肅廟壬午登第遍歷清舉文名藉甚以奉侍偏母不忍久離旋進旋退嘗因陳戊烈故事陳疏歸養辛丑十二月十五日院啓廷請時居在莽蒼方爲玉署之長而堅卧不參末乃以病重例狀偃然上聞云云遂以禮曹參判被削黜

李濦壬寅四月十五日就囚

李弘述字　庚申萬科登武擧　肅廟朝拜訓鍊
大將辛丑十二月一鏡疏入之日　傳旨以奸凶蔑
倫陰懷不測之心命門外黜送十三日司諫李真儒
啓以附麗金昌集作爲腹心陸玄晩觧術數久作金
之窓客及其釁生叛去弘述受金窓喉塞口亂杖終
至撲殺爲成獄案以爲後考之資情跡叵測國人之
疑至今未已旣出之後擅開官庫盜出累千兩軍需
將欲何用請拿鞫嚴覈色吏庫子亦令本營覈實
上依啓遂自禁府按治壬寅廓龍變書有諸人謀害

弘述殺張滅口之說四月十七日大諫李師尚獻納
尹會論啓移送鞫廳
李宇恒字 肅廟朝武科拜 辛丑十二月初十日
正言徐宗厦啓締結凶孽屛騶夜行情跡陰秘臺彈
峻發而不少懲畏昨夏即祚之請陳賀之班偃然經
歸終不入叅請絶島定配〻康津縣新智島
李裕民字 肅廟朝登第時時治郡萬一 辛丑
十二月十五日院啓諂事凶集作爲腹心猥忝亞卿
濫登將薦以刑曹叅判削去仕版
李禎翊字 肅庙朝登第嘗論時輩之營護張

事有市恩徼福等語爲一鏡所螫丁酉相臣尹趾完
又疏詆之對疏曰經營揣摩萬〻絶悖又曰禍人手
段乃出於九十垂死之大臣云〻辛丑十二月十五
日持平彌夢以此論啓以前承旨竄三水
李義淵
李尙達壬寅四月十五日就囚
洪啓迪字惠伯少治文詞尙氣格才名籍甚 肅廟
壬午魁進士時朴世堂著思辨錄改四書註撰故相
李景奭碑文誣詆尤菴公倡館學諸生上疏論之
上取覽其文命投火削黜世堂戊子泮試對策居最

二 上特命賜第薦爲翰林以正言論王子奴犯禁而法官畏忌不治癸巳上尊號後持平金有慶以謟諛成風誠斥廷臣大司諫尹世綏劾之公疏言縱不能自進忠言何忍搆罪請罷世綏又疏言禁中有歌呼聲非禮之樂人主不當聽請加斥遠 上嘉納賜皐比獎之尹拯門徒崔錫文上疏出拯辛酉擬書醜詆尤菴公以玉堂逐段卞釋洞闢情狀又論柳鳳輝鄭栻等請罷權文純之罪 上叱切責宋真明劾公罷職是秋 上覺悟大定斯文是非特書公副校理疏批有追悔悟 上親題掖隸詐僞責政院不擧行

公劄言褒君明獻國體請一付有司以示宫府一體
洪萬遇䟽論李相公頣命獨對事且詆權文純公請
嚴加懲討萬遇遂削出正言成震岭劾大臣奏語之
失被掌令金萬胄論遞公以司諫劾罷萬胄陞通政
直拜大司諫再爲大司成屢典課試時稱鑑識公明
歴副提學吏曹參議庚子 景廟嗣位時趙重遇者
受嗾投匭請加張氏位號公以承旨在告即起赴院
手草陳啓曰重遇以母以子貴爲言敢曰 先大王
陟降之靈必不咈於今日之擧又曰 先大王微意
在於其間 先廟處分不啻嚴截頃年以御史書爵

彌特加譴罰且以威一海上書〻其爵彌有絶痛之
教今仙寢未冷已嘗試矯誣請痛懲重遏乃遠配後
竟杖斃辛丑爲大司憲坐府按事風聞逮治都下震
肅奸猾屛息鳳輝疏上同三司請討或對或伏閤日
再三皆公手草仍論叅考護逆之罪請先削黜並不
許拜都承旨趙聖復請世弟侍側叅決 上遽命代
理命下夜已深朝士未及會錫恒得禁直者飛報獨
先入對請還收比諸臣來會命已寢遂退去泰億欲
藉此陷 臣入 上前盛氣請罷公折之曰此傾陷
之說也方夜倉卒勢未及來會諸臣無可罷泰億始

退俄又申命代理大臣率百官廷爭屢日不得請朴泰恒韓世良權珪等迭投疏語絶悖公在院一二附奏論罷曰世良疏天無二日地無二王陰移天位國人疑惑再啓請鞫俄以世良疏捧入罷公職院僚啓其不然而還仍公以此時不可言小嫌乃就職又啓權珪疏曰皇天 祖宗必欲乱亡我國家耶何爲而有此擧也請鞫問並不許嘗有別諭下泰耈公以泰耈方被劾稟還之至是泰耈冒彈猝入宣仁門求對公攔住詰責曰有臺劾者不可入俄有中使命引對諸大臣亦同入遂封還代理之教事又寢移副提學

以李塤疏語多熒惑疏論曰錫恒之請對門鑰並下
泰耉之赴闕引見經下人以爲上心有待庭籲諸臣
連日請對而不許賓廳引對每有後日來待之命人
以爲情志不孚君臣之間日以否隔此何景色也李
正臣論泰耉求對事持公甚急公疏卞曰被論大臣
猝入求對是不以禮進身也 殿下直令入侍是不
以禮引接也十二月拜兵曹參判俄而賊鏡等疏上
一夜間朝臣迸逐殆盡公首被罪栫棘黑山島以再
三陳啓窺予深淺爲罪公被命即行有二歲子不顧
而去曰 東宮且難保遑恤我私乎翌年三月誣獄

大張入者無一貺適鞫囚趙宋以竊銀貨被訊引公名盖公爲湖南御史時聞松前監波市坪漁稅多封己每言松可殺松畏之故欲藉此自白曰洪公每言市坪事可殺何敢更爲此事乎市坪事本不干鞫獄而凶徒只欲禍公捏合文致曰此指竊貨事也權益寬陳疏趙鎭禧繼發啓遂逮公島民多有溺送者旣逮始以沮遏 上百阻搪大臣添入閱目掌令韓在垣疏請直正王法錫恒陽若綴論請酌處而承旨李明彥等尼之遂屢被栲掠十月二十日卒於獄是日即初度也乙巳復官賜祭贈吏曹判書 上曰洪某

死甚酷命廩其老母錄用子孫又官其孥公長身美
風儀孝友清修文章風節望重朝紳嘗兼承文副提
調實錄廳備邊司堂上同義禁屢得外邑而朝議惜
其出皆遞都承旨時駁機交急而獨當衆鏑奮不顧
身朝廷特以爲安群凶及宦寺輩切齒必欲先除公
人或勸之退而以時危未忍決去然夙夜起彷徨情
坐吟詩蓋有所隱傷也嘗勉國舅以保護儲嗣亦人
所難言也李陶菴縡撰神道碑尹大提學鳳朝撰墓
誌皆公同庚友也
洪義人字正叔官宗廟直長辛丑十二月謫明川壬

寅四月十四日就囚

洪哲人字明叔義人之弟壬寅四月初四日自現囚十七日大諫李師尚獻納尹會啓曰哲人名出罪招之日金吾郞及捕廳軍官登時馳到其家則其父彦度稱方往義人謫所至使金吾郞虛往明川而哲人則潛匿渠家晝伏夜出交通凶黨爛熳謀議日久之後始乃自現亡命一欵請添入問目彦度亦拿鞫嚴問

洪錫輔字良臣趙泰耉潛入請對時爲承旨問 上以從何得聞十二月十一日持平鄭夢啓以再三逼問迫脅 聖躬聲色暴戾遠竄靈巖

洪禹傳爲慶尚監司壬寅三月府啓更化之後自知
罪釁自處以五日京兆廢務高臥日事貪饕請削去
仕版

洪致中辛丑以刑判特遞出補洪州牧使十二月十
九日府啓頃日備忘之下退坐近地曾無片言陳請
事過之後緩緩上來削奪官爵門外黜送

趙聖復字士克 肅廟朝登第官執義辛丑十月初
七日上疏請令 世弟代理國政初十日下批曰所
陳好矣可不留意是夜遂下代理之命玉堂謂此疏
啓之論罔罷職戶曹參判趙泰億司直李光佐連請

加罪十一日兩司又合啓珍島圍籬安置凶黨迭起論罪將曰此事機網打搢紳章疏充滿 公車十二月一鏡疏入翌日府啓以投疏嘗試使 聖上不得安其位必有巨慝指嗾請設鞫嚴問十一日以持平尹聖時陳疏更請允之二十日就囚再推二十四日傳曰頃日臺疏盡未覺察更欲收還而旣已拿來覩其原情而處之矣其所陳不過輕妄所致更無可問之端還發配所兩司連啓爭論至壬寅四月十七日大司諫李師尚獻納尹會啓曰賊復一疏實爲聯劄之嚆矢今當大逆方討之日請一體按覈云云 上依

啓
趙洽壬寅四月十一日就囚
尹志述字老彭自號晦隱或稱似亭二十成進士丙
申遂菴被尹拯黨詆辱公爲館學疏頭痛卞之庚子
肅廟大喪以遺教依朱子君臣服制議定行臣民三
年喪而儀節疎缺公又以疏頭論之自是已有聲於
士友間又屢爲太學掌儀時疎齋李相公撰進大
行誌文而於辛巳宮闈處分謂有諱親之義而没而
不書於丙申斯文批教謂之允成爭端而微婉其辭
文出而物議譁然而以其俱爲凶黨所深諱怵畏不

敢言玉堂或有具疏而不敢發者公謂此為 先王
盛德大業而闕畧如是言論不在朝廷則當在草野
九月倡義設疏廳而方外士無相應者東西齋及四
學下齋生皆不叅上齋生則幾盡謀避乃與留齋者
七八人議事而以居齋生安宅仁差出疏頭疏頭又
畏㥘逃走事已不可為矣以掌議發大論而見輕自
中貽笑賢關率諸生捲堂大司成黃龜河依例勸入
公乃奮筆書納所懷悉陳疏中所欲陳者請令他大
臣改撰誌文且言士氣消沮諸臣含默之狀是日覽
邸報者至聲戰不能讀謂當奇禍立至 上促諭令

勸入公即削名而出正言金楺自劾其含黙之失而
右公議仍發令都監改撰之啓 上始允之疎齋從
弟寒圃相公方摠察都監所言不敢悉淢批以誌文
極意撰述元無闕漏決不可改撰於是三司之見斥
於公者紛紜仍避率歸之過激妄率宋必恒則以文
已下石役又義半為言 上批乃曰剗役垂畢而沮
戲大事構捏元老語及私親遣意陰險此等風習不
可不提坊邊遠定配諸臣相繼救解而不能得公遂
謫扶安四學儒生上疏請收成命太學諸生空館而
出聖廟空虛已十許日矣同知成均李宜顯大司成

金雲澤請宥公以安諸生　上許之公始得放還而
凶徒相繼投疏請殺公辛丑十二月朝著大變初十
日　下備忘罪公以誣辱私親命置拯典公遂就囚
弼夢啓請鞫問指嗾而旋停之萬朝配夏等按獄廹
脅取招而公曰書進所懷非誣辱也此世無納招之
地願速死下從　明陵納招於　肅宗大王之前累
受栲掠而終不屈十七日遂就死顧語老奴與從侄
以身後諸事甚悉且曰栬翠年二十六死於士禍而
今適同異事也又曰以小科之故被此禍兒長後勿
令見小科辭氣陽陽不少變始公之書納所懷或曰

此危言也君親老無兄弟奈何爲此答曰吾旣以此欲人之爲蹶頭也所欲於人而已則避之豈義也哉及禍作或曰廣引他人延拖時日則或有可生之道否曰吾雖死終不爲苟且之鬼聞者尤義之今上乙巳館學諸生陳疏訟冤仍請腏享於崇節祠上允之始尤菴建請以何蕃陳東歐陽澈立祠於太學之傍以勵士節 肅廟許之而成命久稽公甞率諸生申請焉至是與晋之董養並追享贈持平致祭於家丁未凶黨復得志又黜享削贈焉當禍初其友鄭參判彥燮述行錄一通其後貞菴撰行狀陶菴擬作

墓誌而後以還葬挽詩代之曰云云

尹殼字汝成咸安人文進士朔商　顯廟乙巳生幼

而事親孝屢應擧不中遂投筆己巳之變廢擧下鄉

己卯登庭試武科　上閱武後苑以宣傳官入侍

上問多髯宣傳誰也稱善不已朝議咸謂可大用將

陞緋玉而公爲養求外爲草溪郡守廟堂薦不次擢

用者以公爲首歷全州營將禁軍將吉州牧使忠清

水使全羅兵使庚寅朝廷憂海賊公卿各薦人才李

相公頤命李判書晩成皆薦公有計慮李公爲禁衛

都提調稱公居官清謹聞望甚盛辟爲中軍旋除南

兵使壬辰胡差至改定白頭山界朝廷使公往審公
遍山峽周覧形勢作圖以進 上極稱其周詳而舊
彊臼亦盡復連拜平安兵使訓局別將御營中軍禁
軍別將兼副摠管京畿水使公卿交薦移拜統制使
公知慮深遠練達事務居外職十五六年所在聲績
茂著屢有緼衣褒啓軍民或齊訴請留或立碑頌德
嘗以禁軍別將入直 上賜對諭以眼病如此未見
面目仍賜酒羹使須禁旅兼捕盜大將摠戎使除漢
城左尹刑曹叅判聽断剛明 景廟初趙重遇投䟽
嘗試請復張氏位號臺官請鞫事下秋曹當之者皆

推避公適以服制在家聞之曰重遇之罪係関名教
休禍四避非人臣之道即起承命見者縮頸轉兵曹
叅判帯經筵時進官無訓鍊都正時崔錫恒長西銓
以私人叅徽首擬閫師公執不可竟改其望辛丑拜
左尹兼備邊司堂上冬奸凶得志網打善類賊臣眞
儒論竄三和到配靜處一室唯披玩春秋及宋名臣
言行錄壬寅夏誣獄大起公亦被逮蓋趙洽招謂
出銀貨時聞金昌道之言捴戎廳亦出銀昌道招謂
權辭語洽也公既自下移配耽羅豫夢語人曰此人
不死吾輩豈有葬地乎俄而金盛鉚招又有捴戎得

債之說而亦曰聞之昌道非有新語而行至中道復
被逮自度不免歎曰逆謀既張先除忠良今日之事
有死而已在囚三年備經楚毒而辭氣陽〻出徒亦
無以成罪七請酌處而儒夢輩迭起沮遏及先佐爲
委官許在必殺備加鍛鍊賊志爲公從身而附麗出
黨百計禍公甲辰正月竟死於獄中臨絕手寫遺書
付羅卒蓋憂念大夫人無以戒誨諸子而字畫如常
方公在縶諸子號泣於獄門外饋餉相續皆云有冤
訟得訣於公者市井人始聞酌處相率來賀及沒洛
嗟傷痛所歷官吏胥偏裨奔走號哭如悲親戚柩歸

贈賻迎哭令 上乙巳教曰尹某事至冤且與他武
臣自別賜賻錄用子孫贈兵曹判書改葬給葬需役
夫丁未復収贈典公有盛望久為士類所依仗素好
書尤喜禮學人謂兜鍪中學問人也妻金氏自公被
逮泣處一室屢易寒暑而不解衣褱每夜露立禱天
及喪朝夕悲號簷外巢燕生子頭尾皆白見者異之
積毁成疾乙巳雪冤後縊死命旌閭
徐宗伋守汝思趙聖復安置時以持平言其過重斥
朴弼正等之䟽攻聖復謂之出位誣戾十二月十一
日持平鄭夢論啓絶島定配二康津縣古今島 壬寅

二月李弘述獄以曾爲訓鍊都監軍色郎廳拿問旋
還發配所
徐命均䟽救尹志述以其䟽謂之妄悖又謂聚首鴟
幌士氣沮傷辛丑十二月十五日被持平鄭夢論啓
以吏曹參議罷職
徐德修　當寧國舅宗悌之子壬寅四月二十日秩
因
黃一夏字　辛丑宦妾之變以左尹上䟽曰　春宮
之下令宮僚　慈殿之降禮藥院宮官則請其不使
外人知之大臣則袖其所下封書而秘之此非一二

宦婢締結獨辨之事而三司直請正刑及國言喧藉
自在故令自斃俾絶盤問之路其恐露端緒意在掩
護之狀昭然難掩凡語逼 春官者不惟懲討之不
嚴乃反崇奬之不暇或陞爲本兵之長或擢授藩臬
之任宦婢之從中作孽無足恠也 壬寅二月府啓削
奪官爵門外黜送時年八十矣
黄𤪌辛丑十二月十三日司諫李眞儒啓曰一鏡辭
疏之批出人二字指斥李貞翊而承旨黄𤪌敢以
聖教啓之栏錯謬招致司謁肆然請改曲庇私黨欲
諱嚴教終至改下而後已請遠竄亡茂長

黃夏臣字 有一常漢自稱兵曹書吏被謫者呈

議送於監司見朝報在營吏處謄來云以小紙示之

且乞行粮遂謄示親黨聞而遂傳播以此被逮以不

能對厥漢姓名栲訊而死相臣亦言其爲人愿謹似

非做出云而終不免盖是李陳裔内從故延及乙巳

三月回閔公陳白復爵又贈臺下三品其時厥漢持

此小紙遍示湖中流寓士夫無不見之李垌亦被拿

幾死而獲免云

黃尚中字忠甫壬寅二月十九日持平鄭楷所啓假

著西郎之手押僞成錢布之帖文潛賣其帖圖聚銀

貨西帥一家人知其偽押而捉得呈于捕廳其作奸
情節畢露於本廳推問之際盖尚中於雲澤作爲奸
囮綢繆陰秘之狀舉世之人無不指目今於偽帖現
捉之後從前聚銀情跡彰著無餘其所與同事者數
人亦已現出則本廳所當嚴加究覈而一番推問經
先退却實乖治盜之法纔因承旨之䟽雖有令該曹
稟處之命如許奸賊付之該曹於法不當尚中及同
倘諸人並命捉囚捕廳究覈嚴處依啓令左右捕盜
大將眼同究覈
鄭澔字仲淳號丈巖

鄭字寬壬寅四月二十日就囚

鄭亨益司直壬寅正月疏論私親追報之不可四月
十三日持平鄭夢論啓竄金海

任徵夏字聖能以善詞賦大噪一世 肅廟朝登第
丙午竄順安丁未栫棘濟州旋被逮戊申賊招有云
覩任徵夏處置探 上之為 景廟真假累年在縶
庚戌竟死

任敞字 常懷慷慨死國而已 坤位將廢守闕
號泣及 出宮徒跣隨之痛哭於私第門外辛巳
國恤自牙山鄉家奔哭班次及巫蠱獄起九月命希

載正刑張氏自盡嶺儒柳流投疏以獄事為虛罔可疑乃慨然壬午正月上疏論丙子間掩護張氏之大臣請以蠱獄之変討復之義告廟頒教以曉人心政院不捧而訛言大興謂疏中論作儲宮三月乃再呈而入啓玉堂臺閣請罪竄羅州癸未三月其子斗夏撃錚訟寃 上特命放釋政院再啓覆逆而不聽正言洪景濂又疏請還寢 上答以任敞慷慨之士也語雖狂妄非深惡之事不究本情相結紛紜義理不明良可痛心遂自號慷慨翁丙戌正月一鏡疏云任敞朴奎瑞成揆憲朴尚初等畧無爲 春宮諱之〻

意五月湖儒林溥疏亦曰任敞恃疏云云八月臺官
朴彙登韓配周陳啓請任敞朴奎瑞極邉遠配累啓
不允癸卯凶黨以當初訛言爲案而殺之年七十二
屢受毒楚至死辞氣陽陽乙巳三月持平李倚天陳
疏請與尹志述並行伸雪五月贈持平遣官致祭
柳就章登武科爲副摠官辛丑十二月十九日府啓
爲權凶鷹犬累費千金買納庄土邉遠定配配長興
府慶裕壬寅三月二十八日就囚
宋相琦字玉汝號玉吾齋 肅廟朝登第官至吏曹
判書大提學辛丑冬舊臣逬出而獨免罪郊居上疏

乞與諸臣並被顯黜俄拜兵曹判書適值宦妾之變與泰耉等同入請對以 慈教有締結宮人及宦寺者當有依律處置之教而泰耉秘不宣示搜書以一宮人締結宦寺與 慈教本旨有異退而陳疏言其狀又言治獄緩忽宮女経斃又言永絶禍根 兩宮和洽之道泰耉陳疏對下兩司合啓加以矯誣 慈旨搆陷廷臣之罪請極邊遠竄二十八日依啓竄康津

申銋字華中號寒竹 肅廟朝官判書壬寅四月初二日上疏言同禁一鏡出於白望之招而鞫廳不爲

請拿按獄大臣叅崔錫恒亦緊出於招辭一下虛實
在所不已而喉司臺閣紛然並起不思獄體之嚴重
至請敦勉完獄請嚴加譴斥以勵君臣之義又言
世界累遭罔極之變請加保護大司諫李師尚請對
論罪曰苟究其情使一白望減死大靜縣圍籬安置
安相元爲清州牧使壬寅二月二十二日執義朴頙
晉啓與李秀鄕晨夜往來綢繆隱容大同錢無端取
用不知處置削去仕版又拿問定罪
沈榗
權⿰忄条壬寅二月正言申昉海所啓爲嶺伯時丁酉獨

對之報適至於道內設場之日多士相率封章遮罷
場慄適發首倡因鬢濕獄至以保護者何事騰諸文
移請極邊遠竄命只遞
梁益標登武科以俠客稱官御營千摠辛丑十二月
十九日府啓凶悖麁勇爲權凶輩所拂拭潛跡密室
作爲爪牙廷請時身無實職而闌入闕中內著軍服
外衣朝衣跟護相臣須臾不離蹤跡非常行止可駭
邊遠定配泗川
禹洪采
文德摛靈岩郡守壬寅四月十三日院啓李喜之拿

來時追到行中推尋其往復書札拿問定罪
吳瑞鍾官成均博士壬寅三月二十八日就囚
許壁忠清道儒生壬寅二月上疏論私親追報之不
可四月十四日持平鄕夢論啓遠配
朴鄕正及帑壬寅正月疏論私親追報之不可四月
十三日持平鄕夢論啓門黜
白望延安良家子也以丸山借文等事交結帥龍最
親信差鷹師掌務帥龍亦欲藉其力差導掌又令勸
久　當宁潛邸時納李昭訓卽望之養妹以此甚見
交全龍澤鄭獜重二英者以　潛邸房子出居閭閻

望貎居時率畜故寅緣宮掖逢儲時內裏周旋之事
甚有功勞帋龍変書曰望初往金龍澤家龍澤喜之
儔重天紀列坐見其好身手問其勇力酌酒相盟結
爲死生之交望曰今　上病患日重如有不諱則世
無劉備何爲耶諸人曰雖無劉備將來自有其人也
各書掌中以示心事龍澤書忠字他人或書信字義
字而望則書養字即李相顧命字養叔也又云龍澤
給賓銅於望曰國喪踰墻入宮行大急手又云望言
多結內人所言皆從必行急手以銀子五百兩買得
中原九藥一欶即斃者欲爲臨國喪下手之計諸人

以銀給望使給二英納於其四寸宮女李氏其同姓
宮女白氏及池尙宮烈使之和藥行凶云云三月二
十八日與二英並被囚繫素知南小輩謀害東宮之
狀有所捉文書欲取來上變是夕脫枷越獄超到墻
外閭家復被執乃口招曰帍龍今月二十四五日連
爲來見曰禁府問汝以陸玄事則以不當殺之人㨾
殺爲言汝可生不然當死又曰今小論南人謀害
世房元徽金一鏡柳慶裕吳瑞鍾沈壽觀張宇相輩
相與謀事待册封先來若不成則以朝廷權勢移動
東宮若成事則吾當告變今亦汝不聽吾言乎又有

李重煥睦天任二人乃吾之心腹云云吳瑞鍾亦言
禁府堂上中金一鏡主意謀害東宮而判義禁沈檀
則必欲顧見汝身今將被拿而必不全於死須勿憶
逆禍之意云云蓋凶黨以謂有誠於東宮故先爲籠
絡誘脅之計而盡發之也繼告泰耉錫恒謀害東宮
之狀又面詰一鏡曰爾不謀害東宮乎可設大盟其
黨謂死中求生沮敗獄事之計皆不聽理鏡與耉恒
暫時待命旋復按獄如故錫恒又請罷人閒目外乱
招勿書推案極意鍛錬而終不服四月十三日死年
三十六泰耉錫恒請孥籍泰耉一鏡又言雖未承款

錮貨俱實使二英探問闕內動靜之狀皆已自服請
施逆律錫恒又請前後問原情抄出朝報而十五日
戮尸
張世相淑嬪房次知內官素親近於光城家丁酉獨
對之後以 肅廟命密見李宇恒言近初君處地之
憂危令與李相協心保佑庚子 大喪以後以僉知
從中用事鏡儒自外交通之狀屢言於李宇恒全龍
澤及金民澤等促議建儲之策辛丑十二月爲僉烈
輩所擠竄鏡城壬寅四月十五日就囚二十一日稱
承服旋稱物故

玄徳明

睦希龍者南人庶孽也能詩文曉風水嘗挾富貴發
跡志責居常希望非分今 上潛邸時被親信白望
以潛邸宮屬尤見信愛故希龍與相善希龍嘗永山
往龍門山偶逢李喜之於奉安驛喜之愛其才與結
交仍勸交鄭僯重希龍往蓮池洞金龍澤家喜之僯
重李兇之同坐相見由是徧交諸士類又稱僯重善
詩律金龍澤端雅可交勸白望納交時常出入達儲
時周旋効力之事皆參聞凶黨謀起誣告欲先除達
儲時士類將次薦上及誘林希龍陰與圖議士類見
其情跡可疑稍稍疏外及反形微露李兇之金龍澤

金濟謙等知其必成大禍囑捕盜大將李弘述捕而
而誅之李天紀獨不深疑令李濡言於弘述而止之
俄果上變緊言賊有謀弑 殿下者或以刃或以藥
又謀廢黜令勇士挾匕入宮若塗廁之爲曰大急手
以藥騐於紅袖和於飲食曰小急手又曰卧手多以
金締結内竪搆成罪目爲放黜之計曰平地手指告
諸人姓名遂起大獄誣逼 東宮之語狼藉獄案白
望從獄中上變告鏡與耆恒等謀害之狀鏡等下侍
命旋即按獄如故又恐渠輩情狀透露托言庭鞫過
重移設本府任意鍛錬金龍澤李天紀則渠既指爲

謀主張世相白望則潛邸宮屬徐德修則處地无親
功故此數人尤羅織粧撰以實其獄又以墨世為白
望之族而殺之其計必欲上及首尾三年慘極慘毒
死者幾五十人文案堆積人不能負至擔舁出入九
月一鏡撰頒教文十月陳奏使國鳳輝奏文錫恒先
請寢賞虎龍遂論功以李森搜出釼貨為一等申翊
夏鈞得買藥根柢為二等虎龍為三等虎龍讓勳於
李重瑗一鏡請以錫恒為元勳又請錄國舅魚有龜
皆辭自壬寅五月議勳癸卯十月始定只錄虎龍稱
扶社功臣東城君臣源製教書李行秀書三月十一

行會盟癸聖時製誓文十五日設庭試取文武稱討
逆科甲辰令 上登極命能與一鏡並施逆律
朴尚儉官者也爲 大殿長番內官幼時受學於沈
益昌辛壬間穴墻相通一鏡常與尚儉聚謀沈家以
圖搜局沈檀元徽尹就商等亦聚銀於沈家以給尚
儉尚儉締結大殿尚宮內人石烈必貞綢繆謀計蓋
一鏡等失志怨國檀等己巳餘孽故與睿恒等一隊
合勢締結與援也尚儉年少警詰秉時用事凡朝臣
奏啓皆矯旨曰勿煩依啓辛丑十月代理命夜下錫
恒不待諸臣齊會獨先請對未及啓禀標信先下令

留門引見遂寢前命趙三日又申代理之命右相趙泰耉以疏救鳳輝有三司削黜之啓方在城外自宣仁門潛入請對時儉烈輩已鎖閉脅祥泰亨二門以斷自内通 上所御進修堂之路政院以泰耉方有臺啓不可入相持之際承傳色崔泓司謁金天錫自進修堂出促召入遂寢代理之命曰臺論拿問泓天錫援引内官金景杓而旋命並放十二月儉烈輩又倡言宮中有狐戴白女冠往来托捕狐廣設機罟使上下大小無敢相通以待賊鏡等疏入疏既入尚儉連下矯旨盡捜局面舊臣竄逐殆盡承傳色文有道

則凡老論疏章從中沮遏 慈聖下教世孫曰吾近
來病甚久不見 大殿汝見 宗社將亡何不告知
世孫承 慈教就 上前泣告宦妾輩罪干 宗社
之狀二十二日尚儉等牢閉清暉門斷東宮往來之
路使不得問寢視膳下令開門而拒不納謀廢黜益
急又矯旨竄東宮內官張世相高鳳獻宋相郁是夜
世孫招宮僚涕泣下教曰不避此位必遭毒手欲出
閤辟位 慈殿下諺教於藥房有宦妾輩交搆兩宮
世孫將陷不測之科守保 先王所授爵號依其顧
出外又有予與東宮孤危之狀萬〻絶痛等教而恭

咨獨見還納又下諺教曰予每指宮人諭以和同之
道敢以凶悖之說肆然於 大殿及予之坐前其罪
狀必有當律卿等亦宜調護 主上及東宮以保
宗社毋負 先王遺教仍書內人石烈必貞名以下
凶黨始請直誅欲滅口及國言喧藉不得已請拿而
文不即設鞫石烈未拿而自決必貞才就囚又自斃
有道杖死尚儉供云曾得罪 東宮恐有後患故與
必貞有除去之心承款施逆律內官朴纘文金夢群
援引就囚而皆放送自尚儉死倫妄不復下矣乙巳
拿閱內官孫荊佐是附麗尚儉者並昌已死故亦拿

其子廷玉並直招島配就商杖死 死

